

# 血祭金沙

A woman with dark hair, wearing a vibrant red dress, is shown from the chest up. Her arms are raised, with her hands spread against a dark, textured background. The lighting is dramatic, highlighting the contours of her face and the texture of the dress.

罗盘 牛伯成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 血祭金沙

罗盘 牛伯成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血祭金沙/罗盘,牛伯成著.—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1996.10

ISBN 7—106—01184—3

I.血… II.①罗…②牛… III.①纪实小说—中国—当代②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7938 号

责任编辑:吾偶

封面设计:春花

血 祭 金 沙

---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

天津蓟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0

字数:220000 印数:10000 册

1996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ISBN7—106—01184—3/I·0120 定价:14.80 元

# 目 录

序：百两黄金买一颗人头 ..... (1)

## 上部 疯狂淘金部落

第一章 初涉淘金河 ..... (4)

全副武装的军人用军车护送作家、记者深入阿尔泰山腹地的淘金部落。军车翻山越岭跨激流险滩，遭狼群围追堵截。壮如牛犊的狼露出刀一样锋利的牙齿，眼睛里放射出吓人的绿光。军车历经千难万险来到淘金地带，却被数千名手持刀枪、扁担的淘金客团团围住……

第二章 命运钉在生死契上 ..... (25)

为了逃婚，被权势所迫、被强奸，这些不幸的女人被迫来到淘金河，走进淘金河就意味着跟这里的男人一样，都要签定生死合同。死亡激不起人们的同情，他们被死亡所麻痹、所困惑！

第三章 永无休战的部落 ..... (47)

这里没有法律，残暴、凶狠的人才可以成为老大。老大就是法律。金钱、权力、地盘、女人是部落征战的焦点。凶残与野蛮，枪与刀，被打穿胸膛，砍掉胳膊，咬掉耳朵的人，在每一次部落间征战中都会出现。黄金遍地，尸骨成行……

小  
说  
第  
二  
部

#### **第四章 等级角逐** ..... (78)

智慧与凶残、诡计与邪恶、雪水与沙金融成一股无法抗拒的浊流荡涤着阿尔泰。金字塔式的等级制度,使人为了黄金与等级丧失人性。诚实等于死亡,狡诈就是生存,淘金河在流血中……

#### **第五章 家——一个风雨飘摇的恶梦** ..... (91)

在死亡的边缘,家是一张巨兽的口,吞噬着人们善良的本性。欺骗、恐惧,淘金河非人的生活铸造了人类又一个黄色的陷阱;赌博、偷窃、淫欲,疯狂弥漫在整个淘金区……

#### **第六章 荒原上的爱情规则**..... (107)

黄金是淘金人生活的主要目标。没有婚约没有法律没有伦理没有道德,性欲就成了他们的调味品,卖淫、乱伦、强奸,甚至公开在露天的地方性交,这就是爱情规则中的一种游戏。

#### **第七章 敢于出生的孩子们**..... (124)

带梅毒的孩子被扔到林子里,健康的孩子卖给倒婴儿的倒爷;失去父母之爱的私生子在荒原上成群结队;更多的婴儿成了贩运黄金的工具;没有出生的孩子被扼杀在母亲的腹内……

#### **第八章 苦难与神**..... (139)

既行医又贴神符;一把松木剑竟取得女巫地位;女仙凭羊血占卜淘金方位。苦难与魔鬼像无孔不入的铅水灌满淘金人的生命。

#### **第九章 死亡,最容易的事情** ..... (152)

淘金河上,山洪、泥石流、雪灾夺走了无辜人的生命。在死亡的阴影下,不反抗不奋争,他们麻木的神经已熟悉了死神。狼葬、

中毒而死、落水而亡，在这里已司空见惯。

**第十章 匪帮，要金子也要命**…………… (166)

黄金与匪患共生，淘金与劫掠并存。凶残的匪徒扬起带有铁钩的鞭子，撕下淘金人的大块皮肉，鲜血淋淋……

**第十一章 愤怒的阿尔泰**…………… (176)

淘金河沿岸植物被彻底毁坏，河的两岸变成了食人的沙漠。

## 下部 追猎黑道枭雄

**第一章 初战告捷**…………… (182)

7月，缉私队在单枪的带领下，缉私工作全面展开。走私分子以十倍的狡猾百倍的仇恨与缉私队周旋。

**第二章 铁血征战**…………… (198)

不懂得法制的国民是愚蠢的国民。文明与野蛮展开了一场生死搏斗。丧心病狂的歹徒身捆炸药用死亡威胁县委书记……

**第三章 无形的“雷达系统”**…………… (215)

金把头的盘剥，引起淘金客们的不满。在淘金客对金把头的不满之间，构成了缉私队员一个雷达系统，从中了解金把头的罪恶的勾当。

**第四章 狡诈与智慧的较量**…………… (224)

女人们把走私的黄金藏到阴道里；男人们把黄金藏到书本里、车轮里，甚至藏到肛门里或挂在生殖器上，但都被我机警的公安人

员巧妙地查出。

**第五章 虎穴历险**…………… (239)

单枪化名为周云龙,深入虎穴,摆脱女色的诱惑,直捣黄龙府!

**第六章 正义之魂**…………… (253)

子弹与枪被无知的女人们夺去,单枪狼狈而回。抓住战机,绝处逢生,以一胜八,创造惊人的战绩。

**第七章 猎人与诱饵**…………… (261)

初次拜访便叫米小姐坐卧不宁,于是赵老板就顺藤摸瓜,引蛇出洞……

**第八章 单枪的教训**…………… (274)

单枪携带一公斤黄金,开始了他大胆的尝试,结果大水冲了龙王庙,引起一场误会,让人啼笑皆非。

**第九章 血色旋律**…………… (283)

罪犯们想用金钱与女人去腐蚀公安缉私人员,碰壁后又转移到他们的妻子儿女。罪犯们向正义的公安缉私人员的妻室伸出了罪恶的魔爪……

**第十章 沉默的阿尔泰**…………… (292)

最可恶的是人,倘若不能按捺住自己的欲望,最终葬送的还是自己。罪恶还在繁衍,阿尔泰仍在呻吟。

**后记 没有结束的故事**…………… (300)

## 序：百两黄金买一颗人头

悬赏百两黄金买一个活人的脑袋，这故事发生在今日中国西部的阿尔泰山林。百两黄金，是黄金走私犯们屡遭挫败后甩出的最后一张王牌；那颗值一百两黄金的脑袋，是阿尔泰地区黄金缉私队队长的颈上人头。

我们采访并在本书中写下的这片区域——中国西部的阿尔泰，也许是今日中国最独特最奇异的地区。那些闯进阿尔泰的淘金客，一方面动用着最现代化的设备和工具——挖掘机和拖拉机、冶金用具和化学设备，一方面却又使用着最原始最野蛮的部落管理方式——生死契约。暴力掠夺，强权专制，现代化的生产设备与原始的部落管理方式构成了阿尔泰山林的凶险与传奇。

阿尔泰山脉有 72 条沟（河），沟沟产黄金。每年冰雪消融，河水下泻的季节，总有些尸体顺流而下，有的被击碎了脑袋，有的被剖开了胸膛，有的被割断了咽喉，这些连姓名都没法查找的死亡者，几乎都是山林中的淘金客，几乎都死于淘金客之手。

阿尔泰山脉有几个年产黄金过万两的县，号称黄金万两县。除此之外，这里还盛产海蓝宝石、祖母绿。据说，英国女王世代相传的祖母绿宝石耳坠，就是产自阿尔泰。这里也是公安黄金缉私队与走私客拉锯多年的战场。在阿尔泰山林的日子里，黄金缉私队的队长再三要求我们：“别写我的名字和我的队员们的真名，别写我们的长相和我们的生活习惯，因为那些走私犯把我们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总想除掉我们。”正义与邪恶的战斗，在阿尔泰山林里逼真而又严峻，严峻而又严酷，真可谓你死我活，针锋



相对。为了我们这位朋友和他的队员们安全，我们在本书中给他们每个人安了一个假名，并且模糊了他们英勇战斗的时间。正因为这个原因，这部本属报告文学的书，似乎只能称之为“纪实文学”了。同时，为了行文的方便和阅读的便利，我们在文中出现时，一律使用“我”。此外，淘金河的各个部落，自己并没有某个确定的名称，因为他们不像规范的企业登记注册过。可这些部落又很多，为了便于区分他们，我们按照每个部落的主要成员的原籍，给他们定名为某某帮，如甘肃部落，其主要成员来自甘肃。以上这些，希望读者诸君鉴谅。

黄金缉私队长的化名，是他自己起的，叫单枪。单枪队长告诉我们：“你们发表这些故事的时候，最好也用化名，那些走私犯，有的是金子和打手，他们的走私通道，已经从阿尔泰打到了沿海，你们可要当心……”

我们虽知慎重总没有什么不好，但我们又想，朗朗乾坤，几个走私犯纵有黄金万两，又能翻什么大浪！何况我们为了采写这部惊险的故事，曾经多次闯进淘金沟，不止一次面对手握刀枪的淘金客和黄金走私犯。山林草场的呼唤，无辜生灵的无奈和无助，共和国宝贵资源的破坏与流失，这一切让我们无法顾及它的任何东西，包括个人的安危。

撰写着阿尔泰山林血与火的传奇、生与死的豪迈，我们不由得再一次想起了出没在阿尔泰山林的朋友们——阿尔泰黄金缉私队的姑娘小伙子们，此刻，他们也许正端着子弹上膛的冲锋枪，悄悄地同犯罪分子周旋在淘金河边，也许正艰难地跋涉在没腰的雪地里。看着我们桌上桔黄的台灯，窗外明媚的阳光，我们在心里祈祷：阿尔泰的朋友们，愿你们安然凯旋；阿尔泰，愿你不再有血腥和枪声。

上 部

疯狂淘金部落

## 第一章 初涉淘金河

7月，中原大地，赤日炎炎，热浪灼人。新疆北部的阿尔泰市，凉风习习，一早一晚，则寒露袭人。我们来到这里的当天傍晚，就不得不赶紧到小镇购买毛衣穿上。这里纬度在北纬48度，海拔2000多米，夏季，在这里如南国的初冬。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到北疆的这座边城，我们也正是首次从这里进入淘金河的。我们到达阿尔泰时，一行四人，我们两人和两名陪同我们的军人。到达阿尔泰市后，当我们在这里逗留数日、启程进军淘金河时，我们的队伍已扩大到了七人，成员分别是：我们俩、两名同我们一起到达的军人、两名由阿尔泰当地有关部门派遣的司机（他们一人驾驶一辆北京212吉普车），还有一名地区黄金缉私队的警官——他后来成为这个缉私队的队长，他给自己的化名叫单枪。当然，他成为了我们这部书的下部中的主角。正是这位单枪队长，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阿尔泰地区党政各级部门的支持下，开始治理淘金河，并在这里展开了惊心动魄的战斗——这是后话。

我们采访的第一站是地区矿产黄金办公室。办公室的王主任，脸颊上挂一副老花镜，眼镜的一条腿不幸折断了，一根油渍渍的细绳一头儿拴着耳朵，一头儿紧紧抓着时时下滑的老花镜。

王主任翻看了我们的介绍信，很用力地握着我们的手。他笑时，脸上挂起对称的括号。

“阿尔泰这个地方，没什么公共汽车，没什么货车，没什么公路，淘金人都在很远很远的大山深处。要想找到他们，一定得

有两台车前后照应着走，否则，你跑一年都进不去的。”王主任又说：“我是‘文化革命’前从口里来这里工作的。这个鬼地区，又穷又远，见到口里来的人，就像见个外星上的人一样难。你放心，你所需要的东西，我一定想办法。”

果然，这位来自内地的男子，很快为我们找来了大量资料，还有一名哈萨克向导，于是，我们的队伍又增加到了八人。由于山里居住的几乎全部是哈萨克牧民，没有哈萨克向导当翻译，进山也是困难的。王主任还给我们的车上装了一只大汽油箱，一大包干粮。

当地有关部门派出的一名司机，是个哈萨克小伙子，叫恰巴尔。他起先以为我们只有一辆车进山，无论如何也不愿开车，他比比划划说了半天，翻译告诉我们他说的话：“我，老婆有，娃娃有，一台车进山，我不去！我要活。你们不要活，自己去！”

看他神情恳切，语气真挚，我们赶紧告诉他：“不用怕，还有一辆车，还有军人和警官一同进山。”

从黄金办公室出来，已是下午，我们直奔新疆驻军某部。前两天，我们在乌鲁木齐逗留时，通过朋友拜访了新疆军区司令员高焕昌（现已离休），说起过准备去阿尔泰的淘金河。我们来到驻阿尔泰某部时，部队领导开口就说：“军区前天就来过电话了，我们还以为你们不来了呢！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只管提吧，我们全力解决！”

驻军以高效率为我们准备了应该准备的一切。我们带足炒面，带好了钢缆，藏好防身的武器，八个人分乘两台北京吉普车，离开阿尔泰市，向大山深处挺进。

## 第一天

出阿尔泰市，车向西北行驶。泥土路上，坑坑洼洼。路两边，绿得流油的草原，起起伏伏，像绿色的波浪。大约每走十来分钟，草坡上，便有几座哈萨克人的白色圆顶毡房，远远望去，像一朵朵的白蘑菇。天空明净，白云低垂，几乎与草坡的顶端相连。成群的羊在草坡上悠闲地啃草，仿佛天空散落的珍珠。

我正想把头伸出窗外，“叭”的一声响，一条软鞭抽在车窗上。接着又是叭、叭、叭连着三声，帆布车门被抽得直晃，司机嘀咕了几声。才离开阿尔泰市两小时，就出麻烦了？我想起了临行前哈萨克向导说的话：有淘金人的地方就有匪徒。淘金人是草原上的旱獭，匪徒是追逐旱獭的跳蚤。我想问问向导，可他这时却坐在前面的车上。

我从一尺见方的有机玻璃窗口向外望去，一匹黑亮、雄健的马头紧贴着窗口，呼呼喘着热气。我无法看到骑手是什么人。这马头大约与车窗并行了十来分钟，骑手似乎别有用心。

突然马头向外一偏，只见一匹黑色骏马一溜烟奔向草坡。原来，马背上竟坐着一位身穿大红袄的姑娘，她倒骑在马背上，面对我们的汽车，放声大笑而去。“她与我的车赛跑了！”司机说。

我们一路向西北方行驶，逢山爬山，遇水涉水，北京吉普车充分显示了越野神威。山势渐高，蘑菇毡房和成群的羊儿越来越少，从中午时分起，再没有看到同我们赛跑的骏马了。

我偶尔凭窗远眺，四野茫茫，天地寂渺，只有山鹰在飞翔。

前面是一条狭长的上坡路，山坡像一条赫色的瀑布，顶端高悬在蓝天上。“北京”憋着一口气，呜呜呜，狂吼着向上奔，坐椅剧烈颤抖。一到山顶，“北京”头一低，就向山下冲去。我从

挡风玻璃往前一看，吓了一跳：前面竟是万丈深渊，泥土路伸到了深渊下的白云中，刚喘了口气的“北京”吉普，正发了疯似地冲向深渊的边缘。这下完了！我两眼一闭，全身的感觉神经都提了起来，准备接受那抛下山崖的一瞬……

朦胧中，我感到身体被一股力量向右边甩去，撞在陪同的军人身上。此时，我的脑海里才浮现出一句古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一睁眼，“北京”已经拐了个90度的急弯，贴着深渊，顺着倾斜的便道滑去。随后，“北京”来来回回地拐着急弯，一会儿把我们甩向左边，一会儿甩向右边。“这鬼地方，连个路标都没有！”陪同的人骂道。司机用鼻孔哼了一声，说：“路标？这儿又不是公路，没准一年走不了一次车，谁吃了饭没事干跑到这里立个路标？”

一路被甩来甩去，对山路的惊险很快就以为常了，我们索性闭上眼睛打瞌睡。等我再睁开眼睛时，“北京”已经停在了两山夹峙中的一条激流前。司机早已跳下车，同激流中的人大声喊着什么。

我们纷纷下车。离岸三米远的激流里，趴着一辆蓝色的日本三菱越野车。车身上打着一行白色的大字“新疆自然生态考察车”。

浑浊而湍急的水流，在三菱车的身前身后卷起漩涡，向下游奔腾而去，水声隆隆，振聋发聩，倒有点像是向三菱车示威。

车里光线昏暗，依稀可以看到那位愁眉苦脸的司机，大概“日本”车密封太严，我们的司机小王大声喊话，那车里的人还是听不清，急得直打手势。我们撕下一张白纸，对着那司机做了个写字的动作。司机急忙低下头，过了一会儿，他把一张写了大字的纸贴在挡风玻璃上：“车被石头卡住了，请帮忙！”

我们拖出“北京”车里已备好的钢缆，又砍下一根树枝，用

树枝挑着钢缆，晃晃悠悠地挂住“日本”头上的铁钩。然后，“北京”一声吼，钢缆顿时笔直如箭。“日本”跟着“北京”爬上了山坡。

五个人先后从日本车中爬出来，个个感激涕零的样子。那司机说：“幸亏遇到你们了！我们前天从山里出来，走到这里就卡住了，怎么也爬不出来，人又不敢下去。这两天两夜，真比两年还难熬！车里又冷，没法活动身子，水壶喝干了，拿来当了尿壶，晚上岸边老有狼来来去去的。再这么卡几天，非神经错乱不可！我们天天盼着有马群经过，好把我们拉上岸，没想到遇上了‘北京’！”

告别他们后，我们开始渡河。“北京”摇晃着冲向激流，水从门缝渗进，泡湿了我们的鞋子。上岸后，“北京”沿着河水溯流而上，继续寻找目标。坑坑洼洼的道路早已无影无踪，两个“北京”一前一后，在激流、在参天古树和巨石间小心翼翼地爬行。

傍晚时分，一位姑娘拦住了前面的“北京”。

姑娘大身量，宽阔的脸，厚厚的嘴唇。她穿着红色的羽绒服，肩上背着一只白色旅行袋，袋子有两个红色黑体字：“香港”。

“姑娘，你怎么一个人跑到深山里来了？”我问。

姑娘说：“我是哈萨克族人，去年夏天考取了新疆大学预科班，前些天放暑假，我是回家看父母的。走了几天，走到这里，水太深，过不去了。”哈萨克真是个剽悍的民族，姑娘也敢独个儿在山里行走。

“我叫哈斯丽。天这么晚了，你们带上我吧。今天晚上，请你们也住到我家里。山里头晚上冷得很，露宿的马都会冻死的！”她又说。

我们带上哈斯丽。渡过河，又翻过两道山梁，前面出现了一座蘑菇房。这就是哈斯丽的家。

奔波了整整一天，晚上我们都睡得很沉，直到听到牧羊犬的高声叫唤，我们才醒来。此时，朝阳已经来到了毡房外。

## 第二天

高山草原的天空，纯净如洗，没有一丝云彩。太阳爬上了东方的山头，桔红色的光亮洒满草场。喝完奶茶，我们准备上路。向导用哈萨克语同哈斯丽的父亲交谈了一会儿，转身用汉语对我说：“从这儿再往山里走，一路上很难再找到牧民了，他说你们开着车只要沿着河流寻找，再走两天，就可以找到淘金人。”

寒露浸湿的草原，对“北京”一点也不客气。我们紧盯着前面20米远的探路车，缓缓地行进。只见那探路的“北京”竟像个忸怩的姑娘，在倾斜的草坡上歪来歪去，总不能顺畅地往前走。司机告诉我说：“草下面是碎石，硬得很。草一沾水，车轮就打滑了。”正说着，探路的“北京”竟横着向山坡下滑去，一下子掉进了山洼。

我们跑下山洼，哈萨克司机恰巴尔已经跳下车，他脸色惨白，紧张得说不出话，呆呆地望着车轮下滑时刮的两道印痕。印痕一尺多宽，碎石裸露，同两旁绿茵茵的草原形成鲜明的反差。幸好车和人都没有受伤。

我们拿出一大盘钢缆，钢缆的一端已挂住山坡上的车子。恰巴尔也拿出自己车上的钢缆，挂住车头，两个司机把两根长长的钢缆连接在一起。剩下的事就比较容易了，山洼的“北京”跟着山坡上的“北京”爬了上来。

翻过山坡，再次进入河谷。河床乱石密布，“北京”在石头



的身上像跛子似地行走，颠簸的坐椅不断把我们抛向顶棚，顶棚上的钢架又按着我们的头，把我们按回坐椅中，我们就这么起伏伏，磕磕撞撞。前面的探路车，像巨流中的小船，剧烈摇摆，两边溅起层层水花。我一看车速表，指针在每小时5公里处摇晃。河水不深，但河面相当宽阔。可以想象，一旦山洪暴发，这里定会变成一条汹涌澎湃的大河。两边的群山，高高耸立，流水声和“北京”的马达声回响在山间，显得单调而寂寥，让人感到一种远离文明远离人群的孤独。

河畔，渐渐出现了粗大的松树。

我在摇晃中的河畔的松树间眺望，十来只壮如牛犊的灰犬，不紧不慢地与我们的车子同行，它们时时打量河水里的“北京”，眼神颇似关切。

“狼群！”司机叫道。

车里的四个人都猛然一惊。狼！果然是狼！雪白的狼牙，发绿的眼珠，我们瞧得一清二楚。

河畔的狼群，离河里的车子，最多只有十来米远，有几头健壮的狼，试探着向我们靠近，把前爪伸进水流，又快地缩了回去。畜生们大概不敢贸然涉险进攻，只好极不情愿地做我们的护卫，在岸上跟随。司机在阿尔泰地区生活了八年，他严肃地说：“从现在起，我们不能打开车门了。”

初时，我对那些高大的东西还很恐惧，走了两个多小时，狼们一直乖乖地跟着，既不嚎叫，也不冲上来，我慢慢平静了，心想，闷在车里怪寂寞的，有几个不会说话的伴儿跟着，倒也不错。可惜，这些凶狠的护卫迫使我们不能下车，尿憋急了，只好对着车窗撒到水里。好在狼们并不知道此举是文明还是粗野。

阿尔泰山区拥有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地区有关部门提供的资料说，除了大量的狼群，这里还有雪豹等猛兽（禽）约1.5万